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Towards Practical Wisdom: A New Approach
to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Towards Practical Wisdom: A New Approach
to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Towards Practical Wisdom: A New Approach to Practical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Towards Practical Wisdom: A New Approach to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versing
the 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Inquiry into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Towards Practical Wisdom: A New Approach
Approach to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versing



20世纪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苏联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20th Century

李尚德 © 编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20世纪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苏联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20th Century

李尚德 ©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

编 著 者 / 李尚德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钟纪江 范 迎

责任校对 / 贺拥军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33.5

字 数 / 559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599 - 5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李尚德编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ISBN 978 - 7 - 5097 - 0599 - 5

I. 2… II. 李…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 - 发展 - 研究 - 苏联
IV. B51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540 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
(01BZX005) 资助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985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持

系列丛书编委会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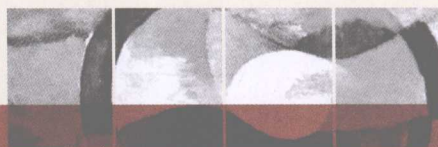
顾问：陈先达 叶汝贤 郑永廷 李 萍

编委会主任：徐俊忠

编委会副主任：刘森林 旷三平 王晓升

编委会成员：王南湜 任 平 吴晓明 汪信砚

张一兵 李尚德 李宗桂 徐长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伟大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

(总序)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这既是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如果说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用枪炮使中华民族第一次直面他们所输出的“文明”——一种扭曲的和以野蛮的形式表现出的现代文明的话，那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则是中国人自觉地进行自己的现代化运动的尝试。这些尝试不论涉及的是新的物质文明生产方式还是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都先后以失败告终。在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民族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层面上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民才真正地开始自己气势磅礴、创造历史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主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文化基础的核心和理论支柱。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选择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创了中华民族迅猛地迈向现代文明的崭新历史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应该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高度来理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结合起来的史，也就是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现代化的事业的结合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断地走向辉煌，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走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解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不同历史阶段现实问题中凝结而成的思想精华。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相结合，并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文化核心，既是历史的机遇，又是时代的必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只是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机遇来说的。而从时代的必然性来看，当资本主义的文明以枪和炮、血与火的形式与中华民族遭遇的时候，中国人民一方面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在物质文明方面的落后，产生了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向往，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以血与火、枪和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和文化的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上的反抗和深刻的思想上的反思。这种以血与火、枪和炮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就是我们追求的现代文明吗？有没有另一种不同的现代文明形式呢？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与其说是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论战，不如说是对新的中国式的现代文明的寻思——对一种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明形式，又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全新的文明形式的思考。五四运动时期所产生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主义，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察，不正是人们对新的现代文明形态的思考和理论诉求吗？而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的一开始就是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反思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触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对它的制度和文化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而且勾画了一个超越既有的所谓“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安排的，以追求“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崭新文明形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的批判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而是要解答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致命性问题，要致力于探讨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自由王国”。马克思在理论上所探索的东西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所追求的东西。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运动相结合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不断地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台阶，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新的发

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等。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所为之奋斗的历史目标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崭新的东方文明国家，是一种新的现代文明形式。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这样的新的文明形式，就是要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实现。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的一开始就探讨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文明形式——一种超越既有的形式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实现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的革命和实践也是要实行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现代文明形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运动，既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必然要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反思，离不开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深刻思考。离开了对现代文明的深入思考，离开了对中国现代化实践活动的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就成为脱离实践基础的空中楼阁，成为无根基的形而上学的玄思。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在这里，我们的语言“放假了”。反之，如果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么就有可能使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偏离从物的奴役和人对人的奴役中摆脱出来的“人类解放”这一现代性的主题，而滑入一种“野蛮”的现代性。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实践。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不断深化的现代化运动结合起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真正地结出累累硕果；同样，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所走过的曲折老路。这就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的根本立意，也是我们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基本思想。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因为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阐明自己的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和认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学者甚至直接把马克思主义贴上“批判理论”的标签。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一种批判的哲学。马克思本人强调，他的理论工作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因此，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批判的哲学，又是建设的哲学；既是革命的理论，又是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就是在批判资本主

义文明形式的基础上致力于从理论上探讨建设“自由王国”的可能性和途径的。如果落实到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来说,那么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既要有批判,也要有建设。从批判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不断地反思迄今为止的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矛盾、挫折和教训,批判一切反文明、反文化和反人类的丑恶现象,深入思考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自我矛盾,特别是受资本主义现代化影响而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探讨这些问题、矛盾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从建设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积极地思考建设新形式的现代文明的可能性和途径,探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途径和方法,努力避免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实际上的新奴役结局,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新的文明价值校正我们实践中的偏差,把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自由王国”的理想和现代化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为当代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近年来,中共中央一再提出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战略要求,并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的战略高度来阐述这种要求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本丛书的主旨就是要为这个建设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它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向度,坚持从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以及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吸取营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贡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精神上的资源 and 价值上的引导,而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的传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也必定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作出贡献,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序

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而作

符·费·吉托夫*

李尚德教授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写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本书不仅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了解苏联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可能，而且也为他们深入地分析苏联和当今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进程提供了可能。^①

这部专著的重要性还在于：如果不从政治对立的立场出发分析，而是客观地看待苏联哲学的话，苏联哲学在阐释社会基本现象及其发展的理论方面有突出的成果。这并不是说苏联社会科学家有某种特殊的智慧，而首先是因为他们面对的任务和问题的宏伟性和开创性。这些任务和问题是那个时代在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要进行论证、研究和实际解决的。对此，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苏联人民所实践的事业之伟大和规模之宏伟对社会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的思想家们不仅遵循被世界哲学思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探求的那些观念，同时，还为前进着的苏联社会提出并发展新思想观念。

我的《序》可以看作是对李尚德教授专著中所阐述的观点的补充。当

* 本文作者符·费·吉托夫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博士、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这不是李尚德教授第一本研究苏联哲学思想的专著。几年前他还出了一本分析约·维·斯大林理论遗产的著作《评价与争议：斯大林哲学体系研究》。

然，我们的观点和意见会有所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去甚远，这完全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因为，李尚德教授是从“外部”来审视苏联哲学的，亦即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它的，而我是从“内部”——自身经历，来对苏联哲学实质进行阐述的。

正因为采取了这种态度，也可以说，保留了不同的见解，追根究底的细心的中国读者就有可能根据书中和《序》中的事实和议论得出自己的结论，否则就不会有客观的评价。

在谈论苏联哲学的成就之前，应首先破除这样一种神话，即西方哲学在所有世纪和年代中都是最先进、最伟大的。不可否认，欧洲哲学的成就巨大，尤其是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但也不能不承认欧洲哲学历史进程中的停滞时期，例如中世纪的哲学。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 20 世纪的欧洲，甚至明显出现在当代后现代哲学思想广泛传播的今天。为证明以上论点，我们援引俄罗斯出身的美籍最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的话，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末的著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中这样写道：“西方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重要方面，其社会制度和文化都经历着严重的危机……西方社会的肉体 and 灵魂是病态的，甚至在它的肌体上连一块儿健康的地方或正常的神经组织都无法找到……我们似乎处在行将逝去的辉煌昨天的感性文化与已经显现的明天创造的理念文化两个时代之间。我们生活、思想、行动在辉煌感性时代的末日，这个时代已走完了几个世纪的旅程……辉煌在渐渐熄灭，而在愈见浓重的黑暗中，我们越来越难以辨认这个时代的伟大，并在渐渐逼近的黄昏中，更难觅到可靠的坐标。这个转折时代的夜晚带着它的噩梦、可怕的阴影、令人心碎的恐怖开始降临于我们。”^①

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其存在早已不是十几年的事情了。它将哲学降低到这样一种地位：哲学只是对一切的清谈，并不涉及具体存在。一批后现代哲学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有让·波德里阿尔、德雷兹、弗·格瓦塔利、让·弗·利奥塔、罗·罗蒂、莫·塞尔等——将当今社会所有危机都归罪于唯理主义。他们拒绝理智、绝对、真理、进步、矛盾、争论等这类经典哲学概念的存在。这些在数世纪里帮助人类思考、认识世界的概念，被他们所创造的“解构”、“体”、“情节”、“话语”等虚拟概念所替代。这些概念实质上没有任何思想和理论的负载，然而，他们却以自己的这种新颖备受青睐。

^① 索罗金：《人·文明·社会》，莫斯科，1992，第 427 页。

从总体上看，由于欧洲哲学存在着固有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以及它的一些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怀有政治偏见，几十年来，世界对苏联哲学的评价，客气点说，是很不客观的。

有一种现象太奇怪了！就是在苏俄哲学中，俄国哲学史的苏联时期哲学并没有被充分地介绍和研究。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仅举几例。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掌权，从那时起，对斯大林开始全面的批判，也涉及他在哲学方面的言行，这种批判是毫无根据的、笼统的批判。实际上，把社会思想发展中的斯大林时期整个否定了。好在还有“辩证法派”和“机械论者”的论争，反映了两个不同的苏联哲学家学派在一些哲学问题上彼此对立的分歧。然而，在大力批判斯大林的理论遗产之时，那种对苏联哲学的忘却最为有害。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是列宁之后最伟大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我们不能忘了，斯大林被公认是最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普及者。他的著作深入研究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民族关系、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另外，有一部分俄罗斯“思想权威”对整个欧洲文化的精神崇拜，也包括对欧洲哲学的崇拜，是俄国文化史中对苏联哲学地位估计不足的另一原因。这一传统自彼得一世时代就沿袭下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之争是一个例证。这场争论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其间不乏激烈的斗争。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所谓的政治领导，抑或被一些人描述为来自苏共的政治专断这个问题。毋庸置疑，专断在苏联曾经是存在的。问题是，难道在其他国家，包括在西欧一些国家里专断就未曾有过，甚至现今也不存在这种状况吗？难道哲学不一直是有党派的，亦即带有人类活动的某种政治倾向的吗？这是延续了世世代代的真理，两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难道在西欧各国的国家制度中，包括在执法权力中，政治多元化能有一席之地吗？难道在那里，以承认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以及主要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民主，不占主导地位吗？恰恰是作为政治权力形式的、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民主破坏了自己的声誉，以至于经常有 50% 以上的公民在竞选时不参加选举，而在那些参加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反对所有候选人。此外，在那些所谓“十亿”黄金的国家即西欧国家里，沿袭着多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他们更加完善地建立着自己与政治反对派的关系。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指的并不是一般的反对派，诸如“轻度”吸毒者或同性恋的支持者和



反对者，而是指政治反对派。他们非常专业地制造根本不现实的政治民主。因为政治反对派实际上没有可能通过民主道路走向政权。我再重申一遍，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像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对抗，而是指能表达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真正的政治上的反对派。

在苏联，国内战争年代为保卫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果实不受外国经常的武装干涉和破坏，为反对 20 世纪 20 年代经济和政治封锁，为抗击法西斯德国强加于苏联的战争以及反击战后来自美国侵略政策威胁的需要，国家领导不可能放任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活动于自流而任其“自由航行”。必须考虑到国内有一股势力，他们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像近来已得到证明的情况一样，他们总是希望得到来自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强有力的支持。换句话说，苏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未强大到无需控制哲学和其他文化学的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活动的程度。众所周知，在以后的年代里，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对苏联人生活的这个领域的领导明显地减弱了。具体表现为出版了一些诸如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类文学作品、戏剧、电影和关于国家发展的社会经济问题争论的书籍。最终，不能不承认，出现了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这一运动在当时，的确，也成为表达自由思想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至于说党内民主、围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的辩论和争论，在苏联发生过很多次。辩论中有可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问题的辩论自苏维埃政权在俄罗斯建立之初就开始了。这里我只举其中的几例：布列斯特和约、工会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辩证法派”和“机械论者”——苏联哲学的两大流派的争论。我想更多地说说两次辩论，他们具有党的理论性和战后的现实性。

第一次辩论发生在 1949 年的 3 月，在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当时莫大召开了系党员参加的党的会议，会议持续了 15 天。每次开会都是在 13 点开始，夜里 1 点才结束，为的是使参加者能赶得上地铁。会上，争论涉及了与国家精神生活相关联的各种问题。但正像一位会议参加者回忆的那样，会议的主要问题，也是党员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和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进行斗争。186 位共产党员中，有大学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会上有 78 人发言，51 人提交了自己的书面发言。一些大学教师，包括著名教授的意识形态观点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世界主义者们”也没有沉默，他们捍卫自己的观点。某些教师因为其意识形态观点受到了党的处

分，而几个星期后根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对处分进行了重新审查，并予以撤销。

第二次辩论发生在1951年11月，是根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进行的。这次辩论形式上是为了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草稿，但实际上辩论的是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这次讨论辩论，共持续了近一个月。参加辩论的人除了著名的经济学家之外还有其他社会科学的代表人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参加讨论的有一百多人。他们发表了各种观点，其中包括完全相反的观点。一部分人只强调教科书草稿的成就，而另一些人则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围绕其他问题也有各种观点的碰撞。例如，大部分发言者都承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另外一些人则否认这一观点。讨论气氛是这样的：每个参加者都可以就讨论的问题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为了最终完成教科书，还成立了一个最权威委员会，委员会中有正面评价教科书草稿的，也有那些对其进行批评的人。

以上事例证明，所谓“专制”，准确地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社会科学的领导，随着社会主义地位的巩固和国力的增强而发生着变化。

现在来简要谈谈苏联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哲学——的贡献。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科学根据的哲学流派，它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发展所作的贡献，其中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

然而，在谈到这一点之前，应当指出苏联哲学的重要特点。苏联哲学的成就主要是集体活动的结果。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其中个别思想家理论活动的作用和意义。这一特点是苏联社会发展进程所造就的。因为，实际上在苏联发展的过程中所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问题，其实，自苏维埃政权成立初始起，都要经由共产党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会议、全苏学术研讨会和讨论会广泛讨论之后才得到解决。顺便提一下，2005年5月24~28日在莫斯科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召开了全俄第四届哲学家代表大会。有近四千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毫无疑问，代表大会会进一步促进俄罗斯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不被篡改和片面解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跟随着列宁和斯大林的脚步，不断地、专业化地捍卫着马克思主义免受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诸如最著名的伯恩施

坦和考茨基等人的歪曲。如果他们的路线在当时占了上风,那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对这个问题,历史已经部分地做出了回答。很显然,西欧共产党的衰弱,甚至破产,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赞同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原则。他们似乎忘记了,议会应当被用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不应该用来保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时代议会的基本特点仍然存在。

由于苏联哲学家们的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才得以系统化和体系化。因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只是简单地靠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可以完成。苏联学者编写的教科书和专著以通俗的形式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被很多人所理解和领悟。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被翻译成世界多种语言并被大量印刷,在全世界传播,这也对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苏联学者们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他们对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而新学说的创始者们没能对其给予应有的重视。

然而,苏联学者,首先是斯大林的主要贡献是深入研究了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应当指出,这一理论既依据了马克思主义,又考虑到20世纪初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俄罗斯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最一般的形式上确定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和基本特点。完全有理由认为,解决建设新型社会的具体道路问题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负有建设社会主义使命的人身上。不应忽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不止一次地强调过的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研究欧洲国家发展过程的基础之上的,自然,他们的结论只适用于世界的这一地区。

众所周知,列宁是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虽然他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思想,奠定了这一理论的基础,但他没来得及完成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列宁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比任何一个战友,更早一些思索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罗斯取得胜利后欧洲的复杂形势,在这一形势下革命运动出现了低潮。列宁开始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理论。1921年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新的措施,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它帮助国家从沉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当时其他党和国家的活动家也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通常体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学术会议上,也反映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籍中。

而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在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使之现实化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而且，由于他处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他决定着有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想和决定的通过。

我们只举在深入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实质意义的一个例子。这首先是捍卫和发展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单独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当时托洛茨基和他在党和政府中的支持者们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联系起来。斯大林和自己的同志们在 1925 年就已开始深入地研究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战略了。

苏联社会科学家们在深入研究和工业化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业化以惊人的，可以说，前所未有的高速度的发展证明了这一决策的创造性和正确性。这种高速度发展使苏联在 10~15 年的时间里建立了航空、汽车、拖拉机机械制造等诸多新的生产领域。截至 1937 年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和工业第二大强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用说，既是红军战士和后方劳动者的英雄创举，同时也是国家工业化的赞歌。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也是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就。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致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深入研究文化革命理论也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自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年代就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以消灭国内文盲。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一场文化革命。那个年代，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所有关于文化和艺术的文件中，实质上只有一个思想占主导地位：劳动人民作为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应当成为文化和艺术的主角。

在序言行将结束时，我还想再次强调，李尚德教授的专著对于思考苏联哲学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我相信，这部著作将有益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苏联哲学以及它在 20 世纪世界哲学中的地位。

Профессор 

2005 年 6 月 22 日于莫斯科大学

(本文由李民译，李尚德校)